

亿万农民的梦想

想亲亲

上下卷合订本

元生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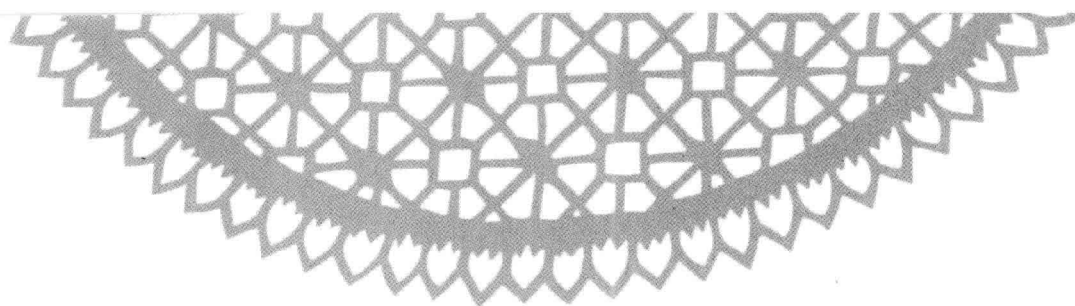
原声在线

一位知青村支书的故事

长篇小说

「想亲亲」这部长卷，是引用了晋西北的民间小调作为书名，歌曲表现了青年男女对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呼唤。在这部书里，其深远意义已经超出了「想亲亲」这段歌曲狭小爱情的范畴。「想」是对亲人的想念，是对心中美好的憧憬寄予的无限希望。「亲亲」更是对家人、对朋友以及恋人相爱的一种渴望！

中国城市出版社
CHINA CITY PRESS



想 亲 亲

元生 著

中国城市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想亲亲 / 元生著. —北京: 中国城市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074-2541-3

I. ①想… II. ①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280303号

责任编辑	李 青 (500007LQ@sina.com 15810132500)
封面设计	新智凝设计工作室
内页设计	新智凝设计工作室
责任技术编辑	张建军
出版发行	中国城市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南街甲30号 (邮编100053)
网 址	www.citypress.cn
发行部电话	(010) 63454857 63289949
发行部传真	(010) 63421417 63400635
总编室电话	(010) 68171928
总编室信箱	citypress@sina.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宝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字 数	819千字 印张 28.25
开 本	889×1194 (毫米) 1/16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3年5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版权所有, 盗印必究。举报电话: (010) 68171928

《想亲亲》主要人物索引

- 永生 北京到小屯儿留守知青，任小屯儿村支部书记，45岁。
- 大兰 北京到小屯儿下乡留守知青，现任小屯儿多家企业厂长，43岁。
- 青儿 小屯儿村民，任小屯儿村主任，28岁。
- 大拴 小屯儿村民及歌手，任小屯儿企业总管，35岁。
- 花儿 小屯儿村民，大拴妻子，小屯儿歌手，酒楼经理，32岁。
- 根儿 小屯儿村民，现任小屯儿多家企业美术设计，25岁、
- 叶儿 小屯儿村民，根儿的未婚妻，25岁。
- 庆儿 小屯儿村民，电工，后任北京餐饮集团高管职务，24岁。
- 萍儿 任小屯儿学校教师、校长等职务，庆儿的未婚妻，24岁。
- 金霞 北京市民，北大毕业生，某电视台农民栏目记者，24岁。
- 茹霞 小屯儿知青，回城后任北京某商业集团公司总裁，金霞母亲，46岁。
- 母亲 永生母亲，退休在家，72岁。
- 永红 永生的妹妹，北京某旅游企业总经理，36岁。
- 小兰 知青大兰和少华的女儿，由永生父母亲抚养，后在军队任职。
- 春儿 小屯儿村民，任小屯儿一家企业厂长，24岁。
- 娃子 关大叔儿子，小屯儿第一个大学生，23岁。
- 二丫 小屯儿村民，管理小屯儿图书馆，21岁。
- 妞妞 小屯儿村民，在小屯儿小学校读书，8岁。
- 赵飞 留守知青，后任县公安局局长，46岁。
- 黑子 回城知青，曾在小屯儿下过乡，回城退休，46岁。
- 大张 北京某商业集团公司副总，茹霞的同事，40岁。
- 郑小燕 某电视台农民栏目资深摄影记者，才女，30岁。
- 老将军 永生父亲，离休，75岁。
- 老屯长 小屯儿几任屯长，后任小屯儿村长，76岁。
- 老奶奶 老屯长母亲，小屯儿村民，95岁。
- 胖婶儿 小屯儿村民，53岁。
- 耿大叔 小屯儿村民，担任小屯儿总会计，56岁。
- 田大夫 回乡知青，留守小屯儿当了“赤脚医生”，45岁。
- 齐大鲁 老将军身边的卫士，警卫班长，24岁。
- 关大叔 小屯儿村民，退伍军人，大堤上的持枪巡视员，63岁。
- 老酒仙 小屯儿村民，酿酒大师，花儿的父亲，70岁。
- 刁四 北京桃花红大酒楼经理，后加入小屯儿餐饮集团，38岁。
- 桃花红 北京桃花红大酒楼经理，刁四的妻子，28岁。
- 其他群众人物若干
.....



故事梗概

地处晋、冀、蒙三省区交界的地方，有一个古朴、恬静的小屯儿，自从早些年上山下乡的知青来这里插队落户，才开始有了跟外界的联系。

小屯古朴典雅，白墙灰瓦，老树参天，乡亲们又有种植花卉的传统。所以，每家的门楼前都摆放着不同的鲜花，与窗纸上的窗花交相辉映。那一座座古屋翘起的屋檐和门口儿的石墩儿又说明了历史的厚重。

乡亲们的善良、友好，淳朴的民风，更让知青们感到亲切，并在他们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象。知青们陶醉在爱情里，沉醉在美丽田园般的秀美中，还有乡亲们那天籁般的民歌民谣让他们久久难以忘怀。

知青和乡亲们用了十年的时间，在小屯儿南边筑起了一道绵延十余里的雄伟大堤，保护了由沙滩开垦出的千亩良田，从此，这里便吃上了雪白的大米。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青们大返城开始了，因为指标有限，永生把自己回城的指标让给了相爱几年的姑娘茹霞，但没有想到的是她回城后，因种种原因却与别人匆匆结了婚。

永生有些茫然，又有许多知青来找他要替他打抱不平。永生在艰苦的岁月中，磨炼了坚强的性格和意志，他渐渐地沉默下来，既然木已成舟不如沉下心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他努力地工作，发狠地干活，时间不长，就赢得了乡亲们的好评，不久，当上了小屯儿党支部书记，他决心要改变这里的面貌。

早年知青建起了阅览室，现在变成了具有相当藏书规模的图书馆，是小屯儿里乡亲们最爱去的地方，在经过一系列典型而又有趣的事件后，更让乡亲们深刻认识到，文化知识对一个现代农民有多么的

重要。小屯儿年轻一代，在永生呵护关怀下茁壮成长，因此小屯儿有了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农民大学生。这名大学生还利用暑假时间返回故乡，给学校带来了一场教学革命，让孩子们和老师们都获得新的灵感。

大兰是当年的知青，早年与知青少华相爱，尝到了爱情的甜蜜后，她有了身孕，时隔不久，少华在一次抢救集体木料中被无情的洪水夺去了年轻的生命。当时小屯儿还很艰苦，永生决定先把大兰送到北京自己父母家，大兰生下和少华的女儿“小兰”。

小兰的出生虽然见不到亲生父亲，可在永生父母家长大，却比别人得到了更多的关怀和精心的哺育。永生的父亲是一位身经百战赫赫有名的将军，小兰的到来又给老人带来了天伦之乐。他和孙子辈的小兰一同走在上学的路上，共同探讨他们关心的话题。是爷爷博大的胸怀，把她培养成了一名有作为的年轻的军官。小兰参军入伍，更让在小屯儿的大兰感到无法报答永生一家。在漫长的日子里，大兰与永生同居，过着夫妻般恩爱的生活，每当永生问起办理结婚手续的时候，大兰总是巧妙搪塞过去。她虽然失去了少华，但永生给了她活下去的希望，她心中有一个秘密，早晚让永生也像千百万知青一样，实现回城的梦想。她心里一直做着准备和努力，最终她完成了深藏已久的心愿，让永生回到京城，回到父母的身边。

青儿是一个农民的女儿，在永生的培养下，挑起小屯儿主任的重担，她痴痴地爱着经常和她一起工作的党支部书记永生，因为她知道永生并没有领取结婚证，所以这就给了她无限的等待时间。

金霞是茹霞的女儿，她大学毕业后，以优异的成

绩，被中央电视台选中，成为一名农村栏目的记者，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第一次外出采访就选择了遥远的小屯儿，因为那里有一个妈妈惦记的人，于是，两代人的感情发生在那片故土上。

郑小燕是金霞单位里选中的搭档，也是她的师姐，也一同来到小屯儿采访，她深感这么遥远的地方，有这么美丽的小山村，包括这里的人和事，特别是永生，既是农民，又不像农民的这位支书，给了她深刻的印象。郑小燕的热情、活泼、开朗、乐于助人和她那无私的性格，使她们很快融入了小屯儿乡亲们生活之中，她们穿和乡亲们一样的布衣、裤褂、布鞋，吃农家饭菜，睡那铺着柔软蒲席的土炕。几次在小屯儿采访，给两位京城女记者留下深刻的印象，以至于她们的汽车装满了乡亲们送来的各种礼物，她们的汽车也被小屯儿的花朵打扮得像个花篮似的。望着依依不舍的乡亲们，郑小燕流着泪伏在方向盘上，她们怎么也带不走乡亲们的盛情。永生说得好：“走吧，没有不散的筵席，这里已经是你们的第二故乡了，想来的时候，就到这里住上几天！”他送给两位记者的是两盆叫“死不了”的花儿，郑小燕和金霞知道，这死不了的花儿不就象征着永生那坚毅顽强的生命吗……

郑小燕在央视农民栏目是有名的大才女，由金霞和她采访回来的报道，自然受到栏目领导的重视。结果，名为《一个美丽的地方》的报道一经播出，电话、短信便像雪片一样飞来，十余部外线电话铃声此起彼伏。很快，栏目组又派了温主任作为领导，与两位女记者同行，第二次来到小屯儿，做更深入的采访。

茹霞早年用永生的指标回了城，与不择手段追求她的人草草结婚，受到大批返城知青的冷眼和批判。人言可畏，她刚刚生下女儿便离了婚，她受不了丈夫曾用暴力手段对待她，并且同样受不了他的挖苦。在平常的日子里她几乎没有朋友，因为在知青这个圈子里她这种人是最受人憎恨的。她无奈地一边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长大，一边全身心投入到她热爱的事业中。终于，拼搏了二十年后，成为了北京某百货集团公司董事长，并有了回报小屯儿和永生的机会。为此，她默默准备了二十年。

小屯儿妇女们心灵手巧，做出的布鞋、绣出的鞋垫儿和那用纯手工棉布做成的衣裤，让人感到亲切和回归自然。早在战争年代，小屯儿的布鞋就闻名于

子弟兵之间，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茹霞也抓住这个契机，派出了她得力的助手，签订了生产布鞋等一系列产品合同，双方都得到了实惠。

随着“央视”报道的播出，引来大批观光、旅游的人们，这更给了永生及乡亲们大展宏图的机会。大拴和花儿独创了鲜花美食盛宴，也引来北京茹霞公司的合作。

城市与乡村的互补，共同打造了京城餐饮业的一艘巨大的航母。健康、时尚、原生态的各种菜肴让京城的食客大饱口福，同时从酒店里也能买到无污染的粮食食材。永生又一次为小屯儿创造了卖粮的奇迹。乡亲们夸赞道，如今种下的粮食好像变成了金子，卖到京城的酒楼里竟高出了几倍的价格，他当之无愧地是我们的好支书啊！

永生在小屯儿的日子，潜心研究人们对农民的偏见，创造了适合农民学习的典型活动“小屯儿大课堂”，成为深受乡亲们欢迎的文化生活活动之一。在“课堂”上，既有民俗民风的歌咏对唱，又有欢快古朴的乐器演奏，把小屯儿搞得像个比武的大擂台。你家做的饭好、我家做的饭香，你有干活的诀窍、我有省力的办法，你有飞针走线、我有细腻针脚。绣娘们把手里的活绣得如花儿般灿烂。你有二龙戏珠，我有龙凤呈祥；你有大红牡丹，我有素雅兰草……每到这时候，乡亲们耳朵、眼睛好像不够使了，不敢相信这些东西都是出自小屯儿妇女之手。

永生有童趣，还让半大的孩子走上“小屯儿大课堂”，妙趣横生地给他们讲述怎样在田野里捉蝈蝈、怎样逗蛐蛐、怎样才能培养出“蛐蛐大王”、怎样做柳笛、怎样学鸟叫。谁家的鸡下蛋多了，谁家的小猪喂肥了，都是乡亲们爱听的话题。更有趣的是，劳动时打夯的号子也进入了“课堂”，打夯的汉子们都是干活的高手，都有着健壮的身躯和喊号子的经验。几个汉子聚到课堂的时候，随着号令喊起，惊天动地的喊号声和逼真的表演差点把屯儿委会的屋顶掀翻了。

乡亲们都夸永生的办法好，把平时劳动情景再现于讲台上，使人耳目一新，感受劳动创造的美好，重新认识了自己的生活。用永生的话讲，这是对劳动者的赞美，是对生活的艺术升华。

有了永生，小屯儿的生活不再单调和枯燥，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最有趣的现象是乡亲们爱看书了，永生大张旗鼓地搞了几次读书比赛，整个农闲时

节，小屯儿乡亲们一点没有闲歇下来。张家细谈水浒一百单八将，耿家熟读品三国，李家的姐妹重温《红楼梦》，堤上的关大叔兴趣盎然地为大家讲雪原奇遇擒匪的故事，青儿为伙伴们讲穆桂英挂帅大破天门阵……

家家有书读，人人有书看。草筐背篓里放着一本好看的书。割草间隙里，躺在树下，含着一叶草，品看书的滋味。人们凑在一块纳凉，为书中的人物担忧。在灿烂的斜阳下，拜读火热的诗句，待到暮色朦胧时，恍惚自己置身于梦中。

文化的魅力在深深地感染着小屯儿的每一位乡亲，连这几天来游玩的人们都深感小屯儿浓厚的文化气息。读一本好书可以净化人们的心灵，也使人更多地了解不同世界和不同人物，永生要的就是这样的效果。在小屯儿的日子如飞一般，凭借良好的发展势头，乡亲们一天比一天富裕，为了不让不文明的赌博之风卷土重来，他要用书和文化武装乡亲们的头脑，享受文化魅力的洗礼。

小屯儿的图书馆似一座知识的宝库，有着挖掘不尽的财宝。去图书馆的人越来越多，这可忙坏了金霞和郑小燕，她们要把小屯儿的学习现象记录下来，大力宣传。郑小燕说：“小屯儿学习浪潮改写了人们对农民的偏见，给全国的农民兄弟带了一个好头。小屯儿的读书声，聚在一起评论书的窃窃评语，侵占了小屯儿美好的夏夜，到这个月末统计电费时，竟超出了平日的好几倍。为了鼓励人们爱书、看书的兴趣，永生宣布免了全屯儿各家的电费。这更让乡亲们轻松愉快起来，虽然这件事不大，却是深得民心，博得大家的赞赏。

永生把小屯儿经营得像一个和谐大家庭，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乡亲们，小屯儿人民开始讲究卫生，乡亲们开始爱洗澡，习惯用上了城里人用的抽水马桶和太阳能热水器。每天傍晚，只要在小屯儿街心走走，就能隐隐地听到哗哗的水流声响，弥漫着浴液和香皂的扑鼻芳香。

小屯儿的人们从里到外干净起来，男人们天天看见自己屋里的女人们干干净净的，搂着自己的女人香香地入睡。

农民的女儿萍儿，是在永生的关怀下长大的，在她完成师范学院的学业后，便怀着感恩之心回到了小屯儿，担任了学校的校长。她喜欢孩子们，想法子改革教学质量，在她的建议下，学校里安装了太阳能

热水器，让孩子们上学时干干净净地来，下午放学的时候香喷喷地走，孩子们的脸蛋儿像熟透了的苹果，娃娃们还齐声唱着萍儿编曲的歌谣：“七寸裤/八寸衣/千层底的布鞋穿脚底/走得稳/跑得急/粘上泥巴也好洗/嫩黄瓜/李子梨/还有红红的果丹皮/坐蒲墩儿/睡蒲席/手中的蒲扇摇得急/喝米酒/看社戏/酒瓶长在田地里……”

在永生的感召下，小屯儿年轻人掀起了新一轮的创业激情，敢想敢干的青年一代，完成了一系列非常适合农村发展的产品，并且申请了国家专利，这给小屯儿经济腾飞插上了翅膀。他们不为金钱所动摇，回绝了客商出五百万元购买专利的诱惑，毫不犹豫地 将专利献给了小屯儿的集体事业。

大拴是小屯儿土生土长的农民，又是永生的好朋友，他有天籁般的歌声，是当之无愧的小屯儿歌唱家，优美的曲调、动听的唱词，使人们流连忘返。自从永生帮他 从北京找回媳妇后，这位年轻汉子找到了生活的真谛，他把歌唱得让人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荡气回肠、峰回路转，他给乡亲们带来了艺术的享受和那特有的乡情民俗。

小屯儿产品除了布鞋、鞋垫儿之外，还有用天然葫芦当酒瓶的葫芦米酒，有蒲草编织而成的保健蒲墩儿，有将彩色丝绒绣得像艺术品一样的马桶垫儿，有用小屯儿南山上枯藤老树做成的“沧桑不老”的拐杖，缩小了的纺车、犁等模型，让人们爱不释手。

永红是烈士的女儿，是永生的父母把她领养，使她比别人更多了娇惯和任性，她和哥哥永生在一起度过的童年和少年，给她留下美好的记忆，当她知道自己的身世后，决定要嫁给远在小屯儿的哥哥。

随着几次到小屯儿采访，郑小燕这个才女竟也奇迹般地爱上了永生，她那无可推脱的理由，让永生夜不能眠。

在一次几十年一遇的与洪水搏斗中，青儿挽救了永生的生命，可是永生还是受到了严重的创伤，手术过后，永生只能坐在轮椅上。青儿留在了他身边，在漫长痛苦养病的日子 里，是青儿给了他重新生活的勇气。

老屯长和永生的父亲是早年同一战壕的战友，当年浴血奋战，用生命保卫了小屯儿整个古建筑群，古屋老院显示了古代工匠们的智慧和才华，乡亲们也喜欢居住。永生还顶住了上面那不顾村民意愿推

倒古屋，盖小洋楼之风波。老屯长将当年救他性命的大毛母亲认娘，为了孝敬娘，一生不娶。当年与老屯长并肩战斗的赵排长，是永生的父亲，在与小屯分别了近半个世纪后，终于重返故里，带来了所剩无几的将军和老战士。当年保卫家乡奋勇杀敌，现在又有着第二代永生他们，拼搏努力把小屯儿变得天堂般美丽，第三代年轻人的崛起更给小屯儿带来了灿烂的曙光。

有永生的关心和呵护，萍儿和庆儿的爱情既浪漫，又充满着激情和甜蜜。又有永生填写的歌词和大拴谱曲的爱的歌声，竟传唱到小屯的每一个角落：

“对坝坝的圪梁上/花儿开的好艳/水灵灵的俊俏哟/像你那动人的眼/夏天天的南山上/你是花中的仙/山丹丹的美丽呦/开在我的心田。”

原本是悄悄的甜蜜爱情，在永生和大拴谱写的歌曲中轰轰烈烈了。孩子们学会了，大人们也会唱了。在夏季农闲的篮球赛上，永生突发奇想，把这首爱情歌曲当成了队歌。街与街的比赛，组与组的激烈竞争也显示了小屯儿文化的一个侧影。永生被安排在了街与街的对垒中，又巧妙地安排在了组与组的较量里。大拴也是这样，一会儿代表厂子，一会儿代表街道，一会儿编在一个队里，一会儿又面面相觑争抢篮球。还有可笑之事，一会儿永生和大兰编在一个队里，一会儿又变成了双方对峙，观看比赛的乡亲们发出了会心的欢笑声。

负责吹哨的自然是学校里的萍儿，省师范毕业的她吹这种比赛还不是小菜一碟儿。她在比赛场上有绝对的权威性，输赢也就掌握在她的哨音里了。

她明白永生的用意，比赛只不过是一种方式，干部组当然不能赢，但也不能输得太多，因为赢家会得到很实惠的奖品，不是每人一袋雪白的大米，就是一袋白面。干部总是冠军把奖品拿走，可这一拿，就把干部在乡亲们心中的形象拿走了。

萍儿自知这种比赛的分量。一会儿是乡亲们看萍儿的手势，一会儿是听不明白的哨响，那比城里交通警察还烦琐的手势动作，有时候又像舞蹈那样优美，有时又像哑语的手势。让赛场的人看不明白。这就是永生和小屯儿干部们融入百姓生活的真实写照，既有用心和活泼的方式，又有一定的心计和方法。

小屯儿有一位酿酒的老人，叫什么名字人们似乎淡忘了，有意思的雅号“老酒仙”早在年轻的时候就

叫习惯了。在战争年代，他挑着两大坛子的米酒，送到前线战场，结果子弟兵们喝红了眼，杀得敌人闻香而逃，他凭着自己的手艺不仅在小屯儿，十里八村都爱喝他酿的米酒，他就是花儿的爹爹，大拴的老丈人。

花儿从小受到米酒的特殊熏陶，她很小的时候，爹爹就用筷子蘸着米酒让她品尝，大一点的时候改用小碗，等到十七八的时候，花儿可以用大碗喝酒而不醉。刚和大拴相亲的时候，大拴不知花儿的底细，非要比个高低，哪想到喝到第十碗的时候，大拴已东倒西歪，神志迷茫，但花儿却只是微微脸红，像擦了胭脂那样美丽。老酒仙摸着银白的胡须有趣儿地说：

“傻小子，你怎能喝得过花儿呢，我是从小练就她喝酒的本领的。”大拴这才恍然大悟。

茹霞公司的大张经理，因亲身来到小屯儿，目睹了这里的一切，回城后力推让茹霞把公司不景气的酒楼让小屯儿人来经营，花儿大胆走马上任，又有小屯儿作为根基，酒楼经营得非常火爆。这激怒了对门酒楼的刁四，仗着早年在社会上的名气，称霸餐饮一条街，眼瞅着自己的酒楼门厅清冷，而对面车水马龙。他攒足了劲儿单独来到花儿的酒楼，要会会这个从农村来的酒楼经理，看看她究竟有何本事。

花儿知道，她经营的酒楼红火，早晚会有闹事的人过来叫板，她让服务员把刁四让到二楼一个小包间里，忙活完了才单独赴会。酒楼里到处弥漫着米酒的芳香，小屯儿独创葫芦酒供应也及时，葫芦包装喷香的米酒更给食客们新的感觉。刁四也想尝鲜儿，也要了葫芦米酒，但没喝过的人不知道米酒的厉害，米酒甜润可口，但后劲儿特别大，就连永生在小屯儿留守了二十多年，也没喝服过。

花儿让服务员搬来一箱子米酒，喝的时候，两人都用大碗，刁四自以为在江湖上闯荡过，不仅结交喝酒朋友多，而自己也能喝上二斤白酒的量，他怎能把花儿这个乡下来的女子放在眼里。他又说出一串刁钻的酒令，花儿巧妙地对答如流，刁四一看难不住花儿，可自己却喝下了几碗米酒，此时酒已攻心，他忙改了两人打杠子虫的玩法，结果还是花儿喝得少，刁四喝得多。

这时他的夫人桃花红也来到花儿的酒楼助阵，哪知花儿又和桃花红喝几大碗，此时的刁四趴在桌子上已经起不来了。后来虽然刁四又有新的诡计，但都让花儿一一摆平。而后刁四也加入了小屯儿的连



锁经营，他和夫人桃花红亲临了小屯儿，不禁感慨万千：“谁料想，酒楼的后面有这么好的地方和乡亲们做后盾，我彻底折服了。”

一个酒楼满足不了，茹霞和大兰商量让永生担任起了双方合建的金秋家园餐饮集团的总经理，新的事业在向永生挑战，虽然他还坐在轮椅上，但身边有青儿，还有茹霞专为他定做的宽大轮椅和一辆方便上下的商务车辆，永生又充满了创业的热情。

茹霞决定，由集团出资，让永生、青儿、根儿、叶儿、大栓、花儿到北大研究生班进修，在去学校报到的时候，小屯儿娃子当了他们的向导，又在这里巧遇了永红和郑小燕，相互看了报名号竟也是同一个班级。他们漫步在未名湖畔，流连于美好的校园中，恍惚好像回到童年时代，耳边响起了少先队歌，他们踏进北大校园的那种感觉，难以表达。

金秋十月，将军们来到小屯儿，为乡亲们唱起了豪迈有力的军歌，乡亲们也用原生态的歌喉唱起了乡情浓浓的歌曲，永红带领千人旅游团来到小屯儿。就在人们欢聚的时候，老屯长的母亲走完了她那九十有五的沧桑岁月。将军为她提写了碑文：“伟大的母亲，平凡而光辉的一生，你的坚强是我们中华民族坚不可摧的脊梁……”

下葬的那天所有的乡亲们都来了，知青们来了，将军们和老战士也来了，人们为老人佩戴了白花，将军们老泪纵横，老屯长面无表情地跪在老人坟前，关

大叔的猎枪发出了阵阵巨响，祭奠这位伟大的母亲。曾经到过小屯儿插队的知青们重又聚到了小屯儿，他们感叹故乡岁月的可惜变迁，他们与乡亲们一起给为了集体事业光荣献身的少华扫墓。

小兰也随着爷爷第一次来到了小屯儿，第一次听说了自己的身世，她面对父亲少华的墓碑毫无表情。大兰并不责怪小兰此时没有眼泪，因为从她出生到现在，没有得到生父的一点感染。小兰知道是爷爷和奶奶哺育了她，父亲永生也那样爱着她，她思想完全依靠着自己当将军的爷爷。少华，她生父的名字，陌生又遥远，这不是她的过错。大兰和茹霞用棉布把耸立坟前的墓碑擦得一尘不染，叶儿带来了红漆用心描了凹进碑里的几个大字“知青少华之墓”。最后人们把一个巨大的花环摆在了墓碑前。

白色的九月菊，在秋雨中默默绽放，所有的人们思如潮涌。此时，天空渐渐放晴，云开处泻下阳光，照亮了墓碑上那几个刚刚描红的大字，显得格外醒目。秋阳照在花篮上，更加耀眼灿烂，每一片树叶闪着亮丽，每一滴水珠凝聚了秋天的斑斓。天空辽阔了，变得极为深远透明，湛蓝的晴空一排南飞的大雁组成“人”字形，在极高的天空向南飞去。一缕清风掠过，拂去了人们心头的尘埃，在他们努力创造的自由王国里，尝尽生活的酸甜苦辣，享尽生活的爱慕和情感，一代知青的终结者们及热爱农村事业的朋友们，愿你们的心灵得到幸福与慰藉。





目录

上卷

第一章	01
农忙时节	02
小屯课堂	07
闯入南山	13
将军之家	16
遇见插友	23
寻找花儿	25
永生醉酒	27
校长萍儿	30
庆儿的心	32
第二章	35
出访小屯儿	36
亲如姐妹	50
十里长堤	56
小屯魅力	61
第三章	71
为了妞妞	72
茹霞往事	74
重返小屯	80
小屯准备	82
备受感动	96
第四章	107
小屯儿文化	108
鲜花盛宴	115
合作雏形	119
永红的心	126
宅基风波	128
第五章	141
罚款事宜	142
妹妹永红	145
篮球赛事	164
第六章	173
北大学生	174
小屯图书	177
乡村爱情	184
幸福老人	195
永生饭局	202
防汛准备	2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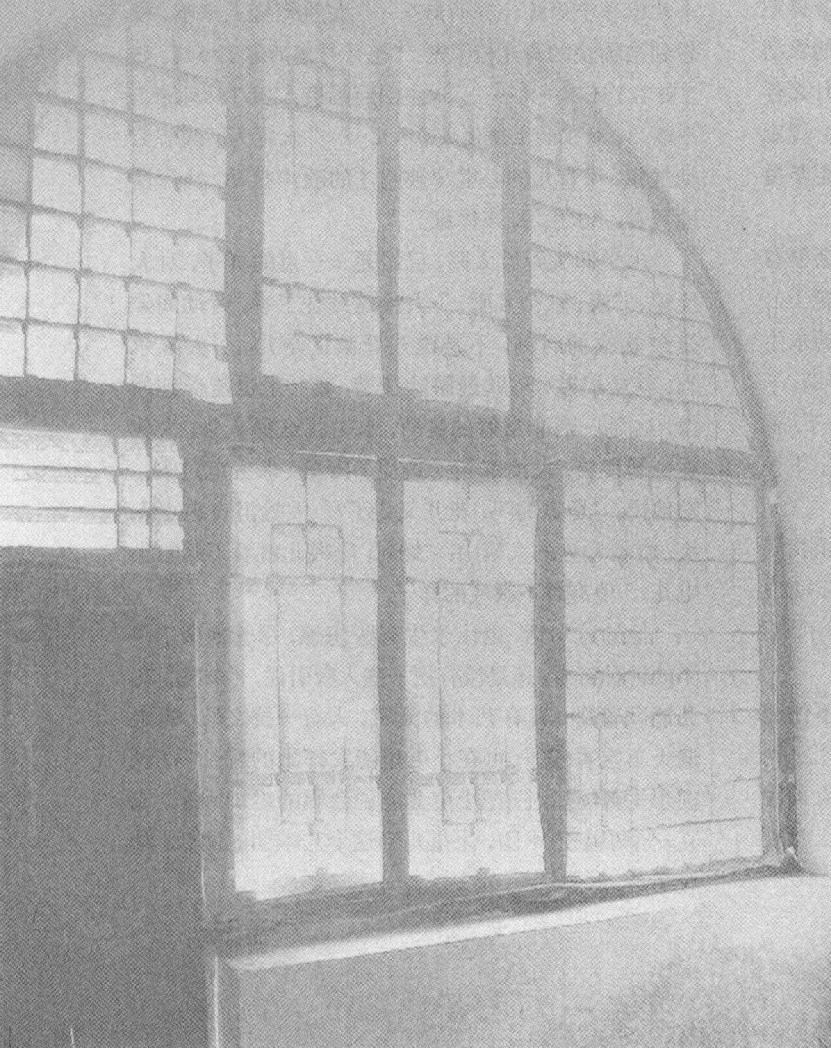
下卷

第七章	213
永生失踪	214
暴风骤雨	218
永生得救	224
魂系大堤	228
永生病情	232
第八章	239
感动医院	240
茹霞的心	245
小屯酒楼	254
第九章	269
大兰坚强	270
挑起重担	275
永生、青儿	286
意外惊喜	289
新新恋人	296
第十章	301
精神不垮	302
北大之梦	311
永生的心	316
小屯硕果	320
进京赶考	331
第十一章	337
聚会京城	338
爱的抉择	350
大栓花儿	353
小燕之情	356
青儿的心	360
小屯基地	368
第十二章	373
创业狂澜	374
春儿进京	383
永生上任	394
难抵诱惑	397
第十三章	405
化险为夷	406
知青情结	414
重返校园	417
壮哉，小屯	421
精神永驻	428

上卷

第一章

The First Chapter



农忙时节

五月底的小屯儿早已是树木成荫、鲜花灿烂的季节，大多旱地里播种的农活儿已经完成了，紧接着就是紧张的插秧。水田里已平整了土地，灌满了亮汪汪的水，每逢这时，家人集中劳力突击插秧，屯儿里还有不少集体稻田，那是当年知青们留下，并交给屯儿里的。

多年来乡亲们除了把自己的责任田种好以外，永生还得组织相当一部分好劳力集中几天插秧，这种农活儿不算太累，但也不算太轻闲，整天站在水里，坐不能坐，蹲不能蹲，一天下来也把人累得够戗，大兰召集了编织厂里最能干的妇女们，组成了突击组，大拴也把花圃组中最强的劳力拉了过来，双方展开了插秧比赛，永生的哨子一响，双方男女挑秧抛苗弯腰插秧起来。

他们往往都是有经验的打头阵，因为插秧老手根本不用横竖左右地观看，就能把秧苗插得又快又齐，深浅适度，旁边跟着他的人也就不自觉地很快了，这样一字排开，很像天上南飞的大雁，插起的秧苗好像用线画出来的齐整。他们卷着裤腿，头戴草帽，伏下身子，双手配合着双脚快速地移动，远远看去像似舞蹈那样好看。永生因有腰痛的病史，不易干弯腰的农活儿，大兰也劝阻他好几次，可永生哪听得进去，什么样的农活儿，他不亲手干干好像觉得不过瘾似的。规定每两小时为一阶段，可休息一会儿，但他咬牙能坚持下来。

人们头顶火辣辣的太阳，伏身低头，不一会就冒出了汗，大拴是干农活的好手，干什么都是争先抢上，他没有戴草帽，他说那样会影响视线，跟着他的永生渐渐体力不支，被甩在了前面，因为插秧退着走路，干得慢的人就被甩在前面。大拴一看永生跟不上了，就把插的秧苗放宽，先留给永生两排窄窄的空隙，不一会儿永生就赶了上来。

大拴说：“哎，永生哥，你别干了，还不够让我们着急的，你就坐在田埂上，察言观色，不就行了，两边这么多人手，不缺你一个，你看我大兰姐心疼你了，不住地往这边看呢。”

另一块水田里，大兰与妇女们插秧正忙，不住地扭头眺望，大兰身子骨儿好，能适应多项农活儿。她今天穿了一件花格子衣裳，与同一块田里的妇女们比起来逊色多了。小屯儿的妇女们，也不知从什么时候

起，一个比一个穿得美，一个比一个穿得艳。妇女们在地里干活凑到一块，远看像地里盛开的巨大花朵。明净的水田里，不仅有满眼的灿烂，耳朵里也是她们唧唧喳喳的声音，因离得不远，大拴被吵得有些烦了，拉开他那嘹亮的歌喉唱了起来：“想亲亲想得我心花花乱，煮饺子下了一锅山药那个蛋……”他的歌声刚落，妇女堆儿里的青儿立刻有了回应，她唱到：“想哥哥想得我呛呀呛不住，泪蛋蛋刮倒一片小柳树……”大拴又唱道：“想妹妹想得哥哥受不了，泪蛋蛋掉在那地上，冲开了几道壕壕……”

青儿又回应唱道：“想哥哥想得迷呀迷了窍，压铃铛搬回一个铡呀铡草刀……”在小屯儿这种生活化的语言民间小调，人人随口都能唱上几段。青儿唱完过来说：“大拴哥，是不是想花儿姐了，快到城里找回来，肯定给你唱个够。”原来，自认为娶了个能歌善舞的媳妇的大拴，没能把媳妇儿花儿的心拴住，她三天两头地往北京或是别的大的城市里跑，去寻找她愿意干的事业。这下青儿揭了大拴的短，好像嘴里堵了棉花一样唱不出来了，又闷下头插起了稻秧。

永生直起身子，用手背捶了捶酸疼的腰，唱道：“对面面的那个疙梁梁上长着十样样的草，十样样那个就像妹子你就样样的好……”大兰想接上来唱，没想到被嘴快的青儿抢了先：“想哥哥想的害了场病，好了好不了还不一定……”永生回应唱道：“见了妹妹亲了个嘴儿，肚里的生铁化成了水儿……”永生为了调节劳动气氛，可青儿的心里却被刚才的歌声打动，她深情地喊着：“永生哥，该休息了。”

永生仰头看看太阳，已经是十一点的样子，对大拴说：“哎，歇会儿吧。”大拴这才住了手。劳动间隙是最欢快的时刻，不是说些新鲜的事儿，引大家乐和，就是唱歌，唱歌最解除疲劳，精神上也能受到鼓舞，这是一剂非常好的良药，永生就这样认为。大伙在一起说笑，大拴跑到一边受了冷落，永生走过去，对他说：“是真的吗，花儿又走了？”大拴沮丧地点头，看着远处的大南山：“她呀，压根儿就看不起咱小屯儿。”他有种不服气的样子。

他的这句话，也让永生有些伤感，尽管他做了多年的种种努力，还是没有把一些人吸引住，他知道，花儿能歌善舞，具有艺术的天赋，人有一技之长，能走遍天下吃香四方。可在小屯里能发挥她的特长吗？以前永生曾经想过，把小屯儿能说会唱的组织起来，成立一个小屯艺术团，让花儿当这个艺术团的团长，除

在小屯儿演唱外，还可到别的屯里去演出，现在除了节日欢庆外，屯儿里的婚丧嫁娶，一改过去的光有筵席，又增添了歌舞班子来助兴，正想着这一两天和花儿商量，不想她又走了。

大拴与花儿结婚已有五六个年头，他们暂时没有孩子，说等事业有成再考虑，两人都是典型的事业型的农村青年。这每天干完活儿回家就他一个人没着没落的。想到这儿，永生对他说：“等这几天忙完了，我跟你跑趟北京，把花儿找回来，不就行了。咱呀，在小屯儿成立一个艺术团把吹拉弹唱的人组织起来，让花儿当团长，你看见哪家结婚请一套班子，要一两千块，干吗这钱让别的屯儿挣去。也许咱们的艺术团还会有大的用途。”经永生这么一说，大拴的心里好受了许多，可他担心北京城那样大，上哪去找他的花儿呢。永生看出了大拴的心思：“别犯愁，咱鼻子底下有个嘴，不会问吗，还有今年的花卉苗圃不是早盼着有较大的发展吗，咱们一起去北京闯闯，说不定真能闯出一片新天地来。”

大拴被说得心动起来，站起来像要摩拳擦掌。“哎，别高兴得太早，再唱首歌子吧。快晌午了，再干会就该吃中午饭了。”于是大拴又拉开了他嘹亮的嗓门儿。

农忙时节，小屯的人有在地头上吃饭、歇晌的习惯，这样可以省去大热天走路的时间，挑一个有树荫的田埂，坐下来休息，也是一天中非常惬意的事，今天为屯里集体干活儿，当然是吃集体伙食了，这种久违的干活儿和吃饭的方式，让人感到一种回归的亲切。早已分田到户，这种集体的行为一年也是不多的几次。编织厂里送来的馒头，肉丝汤，把大拴吃得肚皮溜圆，他不想坐下来歇息，要和永生比比车技。“大中午的，疯啦有劲没处使的，下午连我的活儿一块干了。”永生不想动，半天的插秧，已经是腰疼阵阵，躺在树荫下歇息是多么的惬意呀。

“哎，咱们在田埂上骑摩托车怎么样，是不是不敢哪？”大拴看见永生不动，故意将了他一军。这一将果然有效果，永生拿掉脸上的草帽：“哎，大拴，你别吹，你以为就你行呀。”他霍霍地站了起来，把草帽挂到树杈上。“说吧，从哪儿到哪儿？”

眼前是一片水田，田埂把水田分割成方块形，长方形，窄窄的田埂顺着水田蜿蜒曲折通向很远的地块。小屯儿的大多青男绿女们，因常年在这样的地理环境中干活儿，骑车往来，练就了在窄窄的田埂上骑车

奔驰的本领，远远看去像在水田里走着钢丝。永生自知不如土生土长的大拴的车技，但不至于不敢和他比试，其实永生也是一个非常爱玩好动的人，比赛是假，玩玩是真。再说，骑摩托车对男人有一种吸引魔力。大拴唯恐天下不乱，他见永生已经站起了身，就大声喊了起来：“哎，快来看吧，这儿有精彩的比赛啦！”他的这一喊，小歇的人们围拢了过来，大兰过来，点着大拴的脑门儿说：“发什么神经，大中午的，有劲儿下午干活儿用。”她知道劝阻不了，用眼瞪着永生，“把腰摔伤了，我可不伺候你。”目光里充满着疼爱。永生笑着说：“骑车玩玩，会有啥严重的，比不了第一，还比不了第二？”大兰听了，也无奈地笑了起来，只有大兰才晓得永生的玩心有多么重。

现在小屯儿的人们下地干活儿，大部分是骑摩托车了，哪怕只有两里多地，也不愿意多走上几步，机耕道上一棵大柳树下，停着十几辆崭新的摩托车，他们一人一辆，青儿为他们吹响了开始的哨音，两条路线差不多的路程，一样的宽窄，一样地蜿蜒曲折。

永生骑上了一辆性能良好的“125”铃木摩托车，双手紧握车把，脚踩车蹬，小心地控制油门，平稳地驰上了田埂小路。田埂上长满了柔软软的小草，由于被脚踩、车轮碾压，形成了不软不硬的草垫儿。稍微有些弹性，直线好走，但在拐弯处，就得小心注意前后轱辘，不能摔在水田里。永生说不上技术有多么高超，但也能骑得平稳，走直线时他拧着油门，快马加鞭，到拐弯处时，放慢速度，小心通过。

再看大拴，他也挑了一辆红色的“125”摩托车，与他的红色花腰相互辉映。没上路之前，就骑在车上原地打了个旋儿，试了试性能，看着没有什么毛病，飞车就上了田埂的小路。水田里映着他红色的连人带车的影子，他时而加大油门让车子吼叫起来，时而提起车把，用后轮儿一个轱辘前行，他和永生比赛放心多了，根本不着急去追赶，他在人们面前，特别是在妇女们面前耍足了风头。他走直线的时候一声吼叫车子就到了拐弯处，他和永生拐弯不一样，快到拐弯时，只轻轻地提起车把，前轮根本不用沾地，用后轮只轻轻地一跳，只见后轮的轮胎稳稳地落在拐过去的田埂上。这一手儿，他非常自豪，小屯儿能用摩托车玩出这样的花活儿，他还是第一人。他还在田埂上表演了双手撒把、车上站立等拿手好戏。看看永生快到终点了，才娴熟地加大油门赶了上去，结果从两人时间上看，各得一半春光。

大拴不尽兴，提出载人再来一回。永生还没有答应，青儿便跳上了他的坐骑，另一个小伙子也坐在了大拴的车上。

有了负重，车子的平稳度就大不一样，田埂上骑得越慢，重心越左右摆动，青儿越把永生抱得紧紧的，她像坐自行车上偏腿坐在永生的身后，用右胳膊抱住他的腰身，青儿爱永生在小屯已是公开的秘密，特别是大兰也不忌讳，她甚至有时候想把青儿介绍给永生，如果一旦有这种机会，她也会这样做的。

青儿是个很细心的女孩子，在玩耍中能 and 相爱的人亲近，她注意到这一点，也灵巧地捕捉到了这样的机会。如果不是在车上，正是大拴的鬼点子，载人比试，她怎能当着大兰的面，当着小屯儿乡亲们的面紧紧抱着永生呢，她的脸颊贴在他的后背上，仿佛能感觉到他的心跳。

她能摸到他的肌肤，那样结实有力，即使永生的汗腥味，她闻来也那么芬芳、亲切，男人的那种魅力敲击着她的心房。

由于重心的作用，永生的车把开始摆动起来，不得不加大一些油门，减少摆动，车速上去了，可就在田埂的拐弯处，车子冲下了稻田，就在摩托车跌落在泥水里的时候，青儿敏捷地一跳，两腿深深插进稻田的泥水中，再看永生连人带车躺倒在了水田里，摩托车重重地压在了他的身上，观看的人群发出一阵笑声。

待青儿把压在永生身上的车子搬开，他站起时，浑身已沾满了泥水，看得人们又是一阵笑声，连永生也哈哈大笑起来，青儿试图把他身上的泥水弄下去，可他浑身上下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大兰跑过来了，看到永生身上不仅沾满了泥水，连手带胳膊、脸上、头上都沾上了泥巴，好像从泥水钻出来的一样。捂住肚子笑弯了腰，跌坐在田埂上，她说：“青儿，怎么搞的，把他弄成这个样子。”青儿也笑着从水田里拨出了两腿泥，她对大兰说：“还不快给他回家取干净的衣服去。”她在笑中命令大兰。

大兰抹了一把眼泪，指着永生说道：“说不让你比试，自己非要逞强，看看弄得人不人、鬼不鬼的。”大兰看着他的样子，又坐在田埂上忍不住地笑。大拴见永生摔进稻田里了，也无心比赛，加大了油门跑了过来，帮着把摩托车从泥水中拖到田埂上，用一种胜利者姿态骄傲地说：“永生哥，怎么样，不行吧。”他也哈哈地笑起来，永生说：“这主要是青儿没有配合好。”他一脸的泥水，望着青儿。

青儿不高兴了说：“永生哥，你比不过了，怎么又埋怨我了！”永生说：“都怪你抱得太紧，我不好操作，所以……”他的话没说完，大拴对青儿说：“坐在后边的人不能抱得太紧，你还怕你永生哥甩下你跑了哇，你把他箍死了，他无论怎么灵巧地驾驶，也难逃跌入水里。”

青儿小嘴一撅：“大拴哥，你也怨我，不说你出了这么坏的点子！”她弯腰抓了两把稀泥，没等大拴反应过来，青儿甩过来的两团泥水准准地糊在了他的脸上，又引得大伙哄笑起来。

大拴自知惹不过青儿，一边用手往下抹着泥水，一边求饶地说：“好了，青儿，今儿的事儿怨我。”他蹲在田埂上，用稻渠里的水洗着脸，大兰看着冤枉的大拴，边笑边捂着肚子说：“大拴，都是你的错，看看遭报应了吧。”大拴已把脸上的泥水洗净，咧开嘴无奈地笑了。青儿看见大兰还在笑，说“大兰姐，还不快点回去拿些衣服来，让我永生哥换上。”她比大兰还着急。

大兰边笑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串钥匙，扔给了青儿：“你去拿，你骑车快，就在坑头上有刚洗好的。”大兰也已经习惯家里的事，常常用青儿帮忙，其实她不告诉青儿，她也能准确地为永生找出合适的衣服。青儿接过钥匙，骑上大拴的摩托车，顺着田埂飞奔而去，她的背影后边，那条长长的辫子舞动着。

永生不能干等着青儿送来衣服，他仰脸看看太阳还足，骑上已沾满泥水的摩托车奔上了大堤，临走他对大兰喊：“一会儿你给我送来吧。”

柳树成行的大堤凉风习习，从上游吹来的河风，把永生满身的泥水吹得贴在了身上，关大叔背着猎枪正在寻找野兔，见他这样子，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笑道：“插秧怎么插得浑身上下都是泥呀？”

永生只好交代：“唉，和大拴比试骑摩托车，还没分个高低就落到水里了。”关大叔一听笑了：“我说嘛，插秧怎插到这般模样，快到河里洗洗，今儿天好，往东走，我给你看着点人。”其实长长的大堤上平时也少见人，只不过他是让永生放心地去洗澡。

永生骑着摩托车，顺着大堤向一条宽宽的林荫道往东驶去，那里有一道浅湾，金黄的沙滩清亮亮的河水，岸边还有一大片茂密的芦苇和蒲草。用沙土筑成的大堤是知青们十年奋斗的业绩，对它有着一份特殊的感情，堤上的每一棵树木，堤坡上的每一块石板，永生都了如指掌，大堤往东绵延十多里，守护着堤



坝外上千亩的稻田。

永生把车子直接骑到坡下水边，用手撩着水，把摩托车洗净，然后走到齐腰深的河水中把一身的泥衣服脱掉，在清澈的水里搓了几下，便把衣服洗净了，他走到岸边，把湿衣服搭在蒲草上，等着晒干，又一头扎在河水中。

永生赤身裸体畅游起来，他并不是第一次这样子在河水中游泳，身体没了任何的衣服约束，别有一番情趣，游动起来异常轻巧和畅快。他躺在水面上，仰望蓝天，心情也像河水放开来，任意流淌，肌肤被涌动的河水抚弄着，感到舒适凉爽，蓝天里好像有许多美丽的梦幻看不够，空气极为纯净，因而看得极其深远。

几只白色的水鸟在透明的天空中盘旋飞翔，永生觉得自己多么像空中的飞鸟，徜徉在美丽的大自然中。河对岸的水草更加丰美茂盛，从芦苇和蒲草的空隙处，流动着一片片的水洼，水是天蓝色的，映着水草的倒影，不时有蛙儿们跃入水中，水面就会留下一圈圈的涟漪。水鸟在芦苇深处“呀呀”地鸣叫，不知是呼喊同伴，还是对大自然的赞美。向南望去，遮掩在云海中的大南山，开始变得苍翠起来，漫长斜斜的坡地，也已被茂盛的绿草覆盖，几万棵山楂的花已经开放，到了秋天，那红红的果实就会缀满枝头，红似云霞一片，飘满整个山岗。

永生因为裸着身子，不敢游得太远，游玩累了，就躺在一处铺了蒲草的沙滩上晒太阳，他摸摸衣服还没有干，头枕着双手，望着天空等着大兰。

只一会儿工夫，青儿骑着摩托车就返了回来，把一个蓝布包儿的包裹扔到了大兰的怀里，急切地说：

“快去送去吧。”青儿下了车，对还在干活儿的大兰说。

大兰直起腰，抹了把脸上的汗水，对青儿说：“他去了大堤，你直接给他送去不就完了，我还得洗手洗脚的，多麻烦。”她的手里还拿着一把秧苗。青儿一下子脸红了起来，永生浑身上下已沾满了泥水，没有一块干净的地方了，现在准是在水里畅游，在幻觉中，她好像看到了晾晒在岸边的衣服，和他结实有力的身体。“我不去！”她羞红的脸颊，像开了两朵花。青儿迈下稻田，把大兰拽到了田埂上，说“天还不到热的时候，你让他凉着。”大兰看看青儿不去，只好洗了手脚，骑上摩托车，向大堤驰去。

半路上她自己也感觉到好笑，怎么能让青儿给永

生送衣服呢，如果猜不错的话，他准是赤身裸体地游耍在水里，或是在芦苇丛中。在她驰上大堤的时候，一棵柳树下，关大叔持枪站在那里，他对急驰而来的大兰说“往东去，那里有一片浅滩，到了就能看见”。大兰一笑，车也没停又往东奔去。

大兰把车支在一棵树下，看见了展开在蒲草上的衣服，不见永生的影子，她忍不住地发笑，跑下堤坡，又跑到河滩蒲草丛中，不料被永生突然从背后蒙上了眼睛。她也不挣扎，把手里的包裹往永生的怀里一塞，说“快穿上吧，光着身子像什么。”永生撒开手，把大兰揽在怀里，说“你说像什么？”大兰躺在他的怀里，抚摸着宽宽结实的胸膛，说“我看像野人”。她柔情地笑了。永生说：“其实呀，我们就是野人，三不管的野人，城里的家人管不着，小屯儿的乡亲也管不着，我们自己呢，像个没娘的孩子，更不用说了，其实，当个野人有什么不好，整天无忧无虑地生活，又潇洒又自在的，再和你呀养大一堆小野人儿，多好。”

大兰看到永生的样子，多少有些醉意，痴痴地说：

“那我们就去大南山，那里有吃不完的山珍野果，还有山洞住，我给你编树叶草裙，你呢，带着咱的小野人儿打猎追兔子，养活咱们一家。过去的猿人不就是生活在大森林里吗，哎，永生，真没想到你却向往那样的生活。”说完，大兰一下子想起刚才想让青儿送来衣服，见了永生这副模样，她又痴痴地笑了，永生问：“笑啥？”大兰告诉了他。

永生说：“亏你想得出，人家还是个姑娘，我这个样子不把青儿吓着。”他用手指划了一下大兰的鼻子，大兰说：“吓什么呀，刚才她坐在你身后，抱得你多紧，我都有点吃你的醋了。”经她这么一说，永生才回味起来，笑道：“哎，刚才我怎么没有觉出来，要不是她抱得紧，也不会跌落在泥水里，这骑车和坐车的人也要会搭档配合才行。”大兰眨眨眼睛说：“得了，别找那些客观理由了，心里咋想的谁知道，巴不得每天有大姑娘抱你过瘾吧。”永生知道大兰这是故意的挑逗。“好好过瘾，今天就在这儿让你过足了瘾！”说完，他麻利地解开她的上衣，大兰的一对大奶明晃晃地展现在永生面前。

小屯儿的妇女不习惯用乳罩之类的东西把乳房罩住，特别是夏天，不仅不透风，也箍得难受，所以大兰也就这样，她的外衣比外人都较宽大，一对大乳在里面摆来摆去也不明显，现在被解开了衣襟，那白白的，硕大而又极有弹性的乳房，在明媚的阳光下，一览

无余地袒露着，她害羞地想用手遮掩一下，却被永生拿开。“我们是野人，野人就是这样生活的。”他用双手揉搓着她的双乳，使她发出了颤颤的呻吟。她闭上了眼睛，不再让阳光照耀自己的双眼，慢慢把腿脚摊开，让春夏的太阳与永生一起欣赏自己的身体。

永生被一种激情鼓舞，几下便把大兰脱得像自己一样一丝不挂了。大堤的坡下，沙滩的蒲草丛中，灿烂的阳光，他们上下翻腾，被大自然唤起的野性，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间隙中，她把自己展开在阳光下，梦呓般地喃喃道：“如果有人看见，丢死人了。”大兰说出了她的担心，永生说：“哪有什么人，有人来也不怕，关大叔不是在那里给我们站岗吗！”大兰说：“也就是你能想出这么个主意，干这事儿，还有人站岗！”大兰爱慕的脸上飞上红晕，痴笑地望着永生。“有人站岗不错，没人打扰，更能专心致志了。”说完永生又把大兰的腿抬高，她也懂得配合，又一阵地勇猛攻击，直把大兰刺得两手抓住身下的蒲草用力地扭动起来，她嘴里低声叫着，欠起了身子，头向后仰去，让身体更好地迎接永生的撞击。

阳光下，他像一位勇士，浑身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发达的肌肤在阳光里闪闪发亮，像刷了一层桐油。大兰白白的身体颤抖起来，双乳有节奏地跳着舞蹈，嘴中的梦呓，那眼睛的激情让永生爱慕不够。“好吗，我的小亲亲？”他爱用这样的称呼在激情中寻问她的感觉，大兰也在爱的摧残中放开自己。“哎，我的宝贝儿，你用力才好，用你最大的力气，使劲呀！”她的喊声似吼叫。

永生的节奏更畅快起来，像一个加了油的马达，动力持久。大兰被搞得浑身燥热像出浴般湿漉漉的，她努力地睁开眼睛。蓝色的苍穹下，他好似一头雄狮那样威武、雄壮，每一块肌肤都有力量和阳光，他结实的胸膛里好像凝聚了爆发的岩浆。他没有停止，环境的变化，离奇的做爱地点，加上大兰的配合，更让他持久地撞击了。大兰变换了姿势，让他尽情地享受女人爱的疯狂。他感觉到，他正在陷入她那爱的无边的旋涡里，使他快要喘不上气来了，爱让他快要窒息，爱的巨大的旋涡暖流，终于把他淹没了。永生再也没有力气了，瘫倒在大兰细细的柔软的身体上，大兰用双手抚摸着永生沁着汗珠的脊梁。

太阳西斜了，直立的蒲草拉长了细细的影子，高飞的水鸟在低飞盘旋，在做回巢的准备，河水流淌，闪着耀眼斜阳的光芒，南岸的天水连接处，开始升腾起

淡紫色雾霭。

暮春的斜阳总是不肯落下，到了西边的山顶了，绽放了黄色的绚丽霞光。那美丽的云朵的边缘上，镶嵌了五彩的颜色，像一块巨大的宝石在西边的天空上闪烁着光芒，云霞灿烂起来，把半个天宇染成玫瑰的红色，太阳已经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金色的圆盘，悬挂在西天的山顶上。

天空中的蓝色与玫瑰红的相接处，已是蓝红颜色的朦胧，水田里映着美丽的天空的影子，水田上面飞舞着成群的蜻蜓。小屯儿的上空开始炊烟袅袅，飘浮在古屋老院的上空，缠绕在树上，在树的空隙间久久不愿散去。

大拴他们早已鸣锣收兵，只留下青儿还在傻傻地等待永生和大兰的归来，别人都走了，就剩她一个人独自地欣赏暮春的风景。她坐在田埂上，双脚泡在清清的渠水里，等待着心底爱慕的那个人出现。她一点也不傻，也不痴，她是永生提拔上来的屯儿委员会主任，工作已有两年多，在为小屯儿工作的岁月里，有机会更多地接触到他们屯儿的支部书记永生。他的人格魅力，他的办事果断，他的诙谐和幽默常常吸引着这个二十八、九、闺中待嫁的姑娘。永生和大兰现在是同居，共同生活了近二十多年，也不知啥原因一直未办理正式的婚姻手续，这就给了青儿无限的等待时间。她常常在梦中见到永生，梦见他同自己生活在一起，尽管做了那么多的梦，一年又一年，冬去春来，夏到秋去，她依旧做着她痴痴的梦。

身背着背篓，里面装着刚刚收割青草的乡亲们，路过田埂与青儿搭着话：“青儿呀，该吃饭的时候了，等谁呀？”有时那高高的草垛在人的背后，堆得像一座小山，根本看不清来的人是谁，但青儿能从他的走路和说话的声音上，准确无误地猜出他是谁。几年的屯儿主任没有白当，哪家屋上有几片瓦，谁家有几只碗筷，她都了如指掌。听到乡亲们的问话，她双手拧着辫子梢，不以为然地回答：“不等谁，坐这儿歇会儿。”她的眼睛在向大堤上眺望，盼望着浓浓的绿树林中有永生的影子出现，哪怕是远远地望到了他的背影，她都会舒心的。她赤着脚走在软软的田埂上，青蛙在她的脚面跃过，跳到水里，蜻蜓伴着她走过稻田的这段路程，长长的辫子在腰间摆动，披着一身金黄色的斜阳。

永生与大兰在河滩中的蒲草垫上躺歇了好久，眼瞅着雾霭浓郁了，才穿起早已晒干的衣服，大兰恢复